

五經異義疏證

五經異義疏證卷中

福州陳壽祺學

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

明堂位正義此下多有水二字

名曰辟廱

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

郊近郊

禮記明堂位正義不重近郊二字

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

家案講學大夫王莽置

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

之內而祀之就陽位

家案當作就陽位而祀之明堂位正義無而祀之三字

上圓

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

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周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八字

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

明堂位正義作神

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

明堂位正義作位

古周禮孝經說明

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

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

茅

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十五字

謹案今禮古禮

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

系之聞也

明堂位正義無此四字稱鄭駁之云

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

其下顯與本章異

蒙案明堂位正義無此八字記字作篇章異玉藻正義倒作異章今改

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

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

室

玉藻正義堂室二字互誤今从明堂位正義改正

淳于登之言取義於

明堂位正

義此下有孝經二字

援神契援神契

明堂位正義不重此三字

說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

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

實在太微於辰爲已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

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

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

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

以上見禮記二十九玉藻正義又三

十一明堂位正義引至此爲之止又初學記禮部藝文類聚禮上節引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中

二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兩然本制著

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蒙案魏書袁翻傳引鄭平云

然耳止此駭異義文也袁翻傳施行誤作德行今改正

五室之位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魏書李謐傳引鄭康成釋五室

之位

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下有

用事交於西南萬中書世美曰當作火土用事金水用

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同上引鄭

蒙案此與玉藻正義所引合但少火土用事交於中央二句是駁異義文也攷其文義李謐所引二條當在前條

周禮依數以爲之室下

附明堂攷

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官大廟宗官考官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柶旅楹春常畫旅內階乎階隄唐山廡應門庫臺乎闕孔晁注五官官府寺也太廟后稷廟二官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皆也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梲畫梁柱也承屋曰柶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

皆畫列柱爲文也。卒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山廡謂廡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

三寸

蒙案九字見隋書及玉海四當爲三孫大夫星衍云積畫之誤

室居中方百

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

蒙案七字見隋書牖

高三尺門方十六尺

蒙案九字見藝文類聚

東應門南庫門

西臬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

總章北方曰率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

个

藝文類聚三十八隋書宇文愷傳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玉海九十五初學記十三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室者宗

鄭注世

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五室

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三四步四三尺鄭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

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

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尺

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

九階

鄭注南面三

四旁

兩夾窻

鄭注窻助戶爲明

白盛

鄭注蜚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蜚灰墜

牆所以飾

門堂三之二

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

堂南北九步二尺室三之一

鄭注兩室與

般人重

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注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

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

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重室

也。複竿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

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疏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

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唯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

面唯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二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

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禮記月令

正義亦引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

雉是其闊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鄭注大寢東堂北偏

正義曰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仲春之月天子居

青陽大廟

鄭注東堂兼大室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

鄭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鄭注大寢南堂東偏也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

鄭注南堂當大室也

季夏之月

天子居明堂右个

鄭注南堂西偏也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

太室

鄭注中央室也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

鄭注大寢西堂

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

鄭注西堂當大室也

季秋之

月天子居總章右个

鄭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

堂左个

鄭注北堂西偏也

仲冬之月天子居平堂大廟

鄭注

北堂當季冬之月天子居平堂右个鄭注北堂東偏

呂氏春秋召類篇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

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

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

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盧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孔

檢討廣森曰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陽篇名自赤綴以下引其文也赤綴戶也白綴

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注云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

其制也堂高二尺尺宋本作丈與五經異義引合當從之孔檢討曰此謂檐榮之高非

階崇也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伊宋本作筵五經異義引此作

者一雉也

例上四下方九室十二堂

玉藻正義載異義引此文作四堂十二室鄭駁

云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室明堂位正義引又誤作九堂十二室室四戶

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

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

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

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五年有司奏周

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卒注禮義生於斯

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

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

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燔怒

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
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
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
顯紀者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斷
制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彡矩者黑帝光紀
之府名曰彡矩矩法也水精彡昧能權輕重故謂
之彡矩周曰彡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
靈府周曰青陽

史記五帝
本紀正義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
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高九尺故

謂之大室

玉海載禮
記外傳引

春秋繁露二代改制質文篇郊官明堂內員外楹
其屋如倚靡圓楹

漢書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
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官垣爲複道上有樓從
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禮上帝

初學記引黃圖曰孝武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
令褒等議曰案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
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立宮室本之太古

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興黃
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修之也

隋書牛宏傳引漢司徒馬官論云夏后氏世室室
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
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
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

氏七十二尺

又見字
文禮傳

文選東京賦注引黃圖曰大司徒官奏曰明堂辟

雍其實一也

蒙案明堂之制馬官據考工記解雍
最爲明通夏益其堂之廣爲百四十四

四尺者蓋法坤之策也以明堂
辟雍爲同實亦自宮始發之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藝文

類聚三十八
初學記十三

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

二風

續漢祭祀志劉昭注

白虎通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闕布政之官在國之陽

以下

與桓譚
新論同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

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

初學記藝文類
聚文選注引

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

明堂爲一

左傳文二
年正義

毛詩靈臺正義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

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

故謂之太廟圍之以水似壁故謂之辟雍古法皆

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穎子容春秋釋例云

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禘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
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
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
達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之中

穎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
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於宗廟反行策勳獻

俘於廟

初學記十三告字舊
脫還誤作行今補正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
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藝文
類聚

三十八○御覽亦
引作阮謚三禮圖

徐處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

四門八階

藝文類聚
三十八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
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
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
辛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
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
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
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

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繫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

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
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
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
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
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
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案西學下當有夕禮記保
入北學句文脫耳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
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
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

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巽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毛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篇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

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

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

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

萬世美曰今樂記無此文當在奏樂以下十二篇內

詩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

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

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

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於四

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

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

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
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以
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
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
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
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

之大禮也

又曰月令明堂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
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
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
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褻瀆之義
故以明堂冠月令

又曰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
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
十二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
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

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云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彖堂

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

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官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人謂之右學

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
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
官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
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不曰辟廡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廡之制圍之
以水圍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

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官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

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誠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所以爲證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

慮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
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
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
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
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
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
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
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
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

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毛詩靈臺正義引

三輔黃圖曰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官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

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卽八牖也四闔者象
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
意釋之耳

藝文類聚引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
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
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

初學記
引同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
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
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豈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菑粟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因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歿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

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

宋書十六禮志祠部郎徐邈議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

南齊書九禮志隆昌元年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

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彖注義亦據兼饗宜
祖宗兩配文武雙祀永元二年何佟之議案祭法
鄭彖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
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
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
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
後存焉舜寧立堯顓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
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
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

配之祀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終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

據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
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饗郊稷
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
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
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
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
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
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
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

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終之爲允

隋書六禮儀志一梁武帝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氏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窻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燦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昇以

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卒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南齊書九禮志一王儉議引周官匠人職錄明堂有五室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

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答曰
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
也又引太彖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
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
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
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

太平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天子諸侯宮寢
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
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
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氣

魏書六十九袁翻傳翻議曰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其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旣而世衰禮壞法度消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彖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兩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

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惜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剗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公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

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乎之妙矣

魏書七十二賈思伯傳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

此三者互言明其制同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

堂矣案思伯引鄭注蓋以爲三代制同與周禮賈疏異唐虞以前其事未

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凡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

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官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尙和助祭則尙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

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論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平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

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
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
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平堂左个平
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
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
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
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魏書卷九十李謐傳謐著明堂制度論曰凡論明
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
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

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
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
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旣盡美
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
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
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
賢亦無媿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
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
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
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

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平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
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
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
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
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
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
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
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
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

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剗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

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

當從其正

蒙案正字今以意補

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

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

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於其中鄭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

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

注云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

也其周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

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鼗鼓在西房垂
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
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
帶麻於房中鄭子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
則西房（蒙案）房字舊譌南禮記正義云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此依鄭四維之義與李謚異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
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房字今以意增言明堂則
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
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

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辰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

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四夾窓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窓窓戶之間裁盈一尺細樞幾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窗之外濶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屢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卒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

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
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
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
世代檢之卽虞夏尙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
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
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
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
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
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
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

記者之繆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則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

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恠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北史封軌傳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
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窻鄭孚云
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
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
於明堂因而弗草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
孚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
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
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
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
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

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
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
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盛
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天室以祭
天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
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
在今聖朝欲遵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
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治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
矣

隋書四十九牛宏傳宏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

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明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予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

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
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
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
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
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
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
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
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
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
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

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拈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

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氏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云云（家案）此下引明堂月令論言明堂之名制度之數今不具出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

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今
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
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彜矩
蒼曰靈府鄭彜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
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
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
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
云居室鄭彜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
圖畫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
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

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
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鄭
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
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
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
不言屋制盡同可知也其般人重屋之下本無五
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
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
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
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

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
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
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
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
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
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
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尙在是以須爲重屋
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曰明諸侯尊
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
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

水之明文也然馬官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

明堂頌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
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
阿重屋兩旁夾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
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
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
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
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
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宏風布教作範於後矣
隋書六十八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臣愷謹案
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

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
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
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
朴畧翔立典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
牟矩蒼曰靈府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
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
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
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
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

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
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
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
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
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
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
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
爲兩村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
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
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徒與古違異亦乃乖背

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
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
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
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
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
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
通天之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
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

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官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旣在臬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

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
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
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二名金褒等又稱經傳
無文不能分別同異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
物二名鄭孚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
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
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
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
義斷可知矣

禮記玉藻正義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
止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
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
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
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
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
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
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
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
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

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阼
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
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官室既如諸侯制
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宜
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官室
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於
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
承先王宮室耳宜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
鄭此言則宜王之時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也
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可

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正義又云王制云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卽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宗廟別處不得爲一也

休寧戴吉士震明堂考曰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

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

總章大廟北堂曰彡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

釋名

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彡堂之右

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立堂右个東堂曰青

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

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

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

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彡

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彡堂左

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

左傳昭公四年使齊饋于

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

兩旁之名也

劍脊之兩旁謂之兩相侯

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

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

東

日東夾室堂

有个

東夾前日東堂亦日東箱西夾西日西夾室

个

有房

室東日東房亦日左房西日西房亦日右房

惟南嚮一面明堂

四面闕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

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

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

日世室殷日重屋周日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

與明堂在國之陽

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

方七里之郊

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日世

室世世弗壞

梁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

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

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

西總章北冬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

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

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

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曲阜孔檢討廣森禮學卮言世室明堂解曰夏后

氏世室

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

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裸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明堂之制厥時布政四方有

總章北曰平堂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

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

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

六尺之步計之為二百五十二尺鄭君以十四步

遂為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五室三四步四三

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

尺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

廣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

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為仁西北為義鄭君所說似

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

也三四方十二步

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

四步與堂九階注曰南面三三各二案管子曰

脩廣同九階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明堂位

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四旁兩夾四

有階與廟寢惟賓階阼階者異也

五

五

五

五

五

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

謂左右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個東之前曰

青陽右個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個北之前曰

堂右個金室北之前曰總章左個南之前曰明堂

右個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個南之前曰明堂

个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通之為

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

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個猶廟寢之有東西

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有左右個猶廟寢之有東西

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隅室之墉即序也个即

箱也隅室當个之後即夾室也與儀禮廟寢之制

固不相遠也太室前青西隅窗白盛明堂月令曰室四戶二牖

東觀後視之太室前青西隅窗白盛明堂月令曰室四戶二牖

謂白綬獨言者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明堂周垣

明其尚潔質者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明堂周垣

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

虎闈蓋西門也午闈蓋北門也皆為臺門故有階

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週廣取

於堂廣三分之一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

一得二十八尺以爲兩室
舊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據下記廟門
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
之一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殷人始爲重檐

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
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
尺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
官太廟宗官考官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
重廊鄭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卽堂之
四角所謂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裴
頤云漢氏作四維之个則於堂坫增建四室故聶
氏三禮圖繪九室明堂並接四角爲之而孔晁之
徒以反坫爲外向
室者或亦本于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九筵似記者之誤明堂月令

及字引禮李皆六丈三尺其堂正方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筵

為百八十九尺隅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記畧之隋宇文愷

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曰十尺愚謂室內太室之內也為方六十三尺加兩

夾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百尺及六十尺者皆舉成數夏室廣而个狹周室

狹而个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議云夏后氏世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

堂大於室故命以堂今所推論為與官議合也歛金修撰榜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

八九尺之計其以兩序間七十二尺者亦據東西

由未辨於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

明堂溷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

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
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
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
而遷焉歲徧逸禮王居明堂之禮有日出十五里
迎歲曰帶以弓鞬禮之襟下其子得
天材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
仲秋乃命國釀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
疾疫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
其災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
農畢積聚繫牧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
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國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日
視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
德篇綴明堂數說於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

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

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

門左扉立於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

同地記於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據下諸侯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卽路門注釋東門南門爲國門釋闔門爲明堂門自成齟齬

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

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

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車十

有二乘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觀禮王見諸侯服袞冕會同之禮先朝日

然後朝諸侯

及春朝朝日

孔子三朝記詩云東有

明其同服庶虞動蜚征作嗇夫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

也此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

堂東郊之堂皇覽迎春東堂皆在東郊服袞冕月

朔朝日春秋莊十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穀梁

也曰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因朝食而知其夜食則

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

朔于朝諸侯則聽朔于太廟然後朝廟故穀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在路

寢東門之外服元冕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子

拜日見後漢書禮儀志注猶畧循古法由官中言之是為某門外其

國門之外則謂之郊如記言兆于南郊迎春舉近

舉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

蔡邕

明堂月令論引王居明堂逸禮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祭祀齊

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

是也五寢卽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

鄭君以爲廟寢失之矣

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

注有司宗伯也修除黜陟互言之有司恆主修除守祧恆主黜陟

隸僕爲王官執

事之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官中之事然則廟祧非

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後云大喪復於大

寢小寢以檀弓君復於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

天官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

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

此隸僕所職是也

士喪禮死於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於前受用篋升自阼階

以衣尸此土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官人

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稱五寢合小寢而六歟

古者寢與之地尙專一蓋自天子達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

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鄭君唯釋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

然匠人管國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據王官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大室言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同實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

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官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

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

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

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

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

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

贊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贊諸臣執以見此六器

則會同諸侯視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典瑞駟圭璋璧琮璜之渠眉疏璧琮

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

上綜下璧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君以六

器爲闕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

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

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
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
大宗伯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者異牲禮曰於南門
然則六器六幣爲祀方明所用甚明禮曰於南門
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
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官方三百
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
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廟之中設斧展皆在
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
戶之間謂之展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
凡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
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明堂位昔者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則非設于牖戶之間故謂牖戶間爲展
則可謂依必設于牖戶間則不可也
三公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此言階者卽司儀所云爲壇三成是也當

階中者爲中階當階東者爲作階當階西者爲西階鄭君據此釋匠人九階爲南面三階非也九階當以賈馬諸家九等階之說爲定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

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

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

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

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

出其官門可知

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

方明之祀配以受命

之王古文尙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

冬至越第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堂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誤

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

者若此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

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

伯夏侯建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

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

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

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趾古

時有明堂處

楊倞注荀子彌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

楚遊主

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

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榜謂古者神

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於五室

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

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

知其卽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

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之爲明
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
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陽湖孫大夫星衍古合宮遺制考曰明堂作自神
農傳之五帝三代增損其制或稱合宮稱衢室稱
總期稱總街稱重屋以此諸名知爲九室有交道
重屋其傳自古無疑也舉青陽明堂諸名則曰五
室別于太室曰四堂兼及四隅曰九室分爲左右
个曰十二堂義無違悞在善讀書九室之文見于
考工記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之言出于鄭

注而後人以三代無九室者何也必有九室有交
道而後可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有重屋而九室
明顯有官垣而後可施四門前儒或未知之靈臺
者臺門在官垣之南辟雍者水名在官垣之外太
學者四門之學在門堂諸侯半天子之官故泮水
不周其北有大廟太室無元堂也明堂蓋行禮之
官禮畢則虛其位故宗祀則曰清廟齋宿則曰路
寢教士則曰大學養老則曰庠始自東則曰東序
習射則曰澤宮大饗獻馘諸大禮皆于此官漢儒
知之後儒或又惑之

又曰按考工記既云五室又稱內外有九室則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各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也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清廟明堂路寢同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非九室則九階何施內九室蓋言王宮之內

萬中書世美曰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外也與明堂何涉孫乃引之以證明堂之九室豈明堂之九室又可分爲十八令九嬪九卿分據內外

耶抑內寢及諸曹治事之處制皆如明堂耶九室
施于九室則是每室一階多寡適合曾不思居宇
之太室階於何施耶

江都汪中述學明堂通釋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
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
書明堂篇周王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
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
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
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
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

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
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
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
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
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
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
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於其職與執
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

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官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君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官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旣朝諸

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
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盲之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於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
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
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
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伊訓惟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
有牧方明

二文與覲禮正合
知明堂爲古禮

周公監於前代而舉

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
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
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
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
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釐思文之德克配
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
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
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配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配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淳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堂從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禪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雷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太傅禮四代篇天

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卽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

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

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王藻天子元端而聽朔

南門之外

注端當作苑

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

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太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

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
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
作洛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
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
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
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官大廟大室宗宮考官路寢
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
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堤唐山牆應門庫臺
元闔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脩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官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官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間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喪祭所親歷之地當

日太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
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
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
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
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
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歲周公曰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
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
施於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
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

據篇

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蓋
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

晉

狼睥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
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
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
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
射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
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
名故姜嫄曰闕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
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

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

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

庶國祀馘於周廟

漢書律歷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尙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

民知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

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

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

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

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

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

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

壽祺案所引尸

子乃袁準正論釋尸子之
文見毛詩靈臺正義此誤

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

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
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
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
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
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
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
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
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

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珎晉侯作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雍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

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

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

大

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
雖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雖諸侯曰泮宮白虎通
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
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
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
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
藻稅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

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堂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卽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崇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

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
非尼父時異東周其於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
也周之五室蓋創始於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
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
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
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覈矣
盛德篇采集禮說俱有瑕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
而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
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
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

之圖蒿宮之柱同其闕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
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
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
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
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
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
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
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季冬之
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
刑名兼收竝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本
逸周書之月令篇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
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考之乃在周末之世
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
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
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衛彪傒
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
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冬則皆北面

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犁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官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象如井若不上置衝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宣元之居天臺漢高之祠黑帝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元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

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
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
無涉故不具論夷攷其文實爲太一下行九宮之
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其制作
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
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
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
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
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
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

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曾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太廟則無以爲朝聘饗射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

顧命斯十觀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
祇無廟享之禮準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
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
國之社始弇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
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
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
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謂之說曰爲壇而祭故
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
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
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

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
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儀徵阮總督擘經室文集明堂論曰粵惟上古水土
荒沈櫓穴猶在政教朴畧宮室未興神農氏作
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
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
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
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
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

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旣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

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
成始有鞞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
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
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
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
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
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
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以
備稽覽括其大旨著於斯篇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

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圜臺

初學記引此下有以字

觀鳥獸魚

鼈諸侯當有時臺圜臺

案公羊傳莊公三十一年何休解詁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

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

以上亦見周禮肆師疏初

學記居處部御覽百七十七

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

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

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

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

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左氏說

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

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
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
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
正之

蒙案靈臺不足以監視句不足二字疑誤

之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廡諸侯曰泮宮天子將
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訊馘告然則大學卽辟廡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
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
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

靈囿有靈沼有辟廡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

毛詩大雅靈臺正義引全○又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三

靈一雍在郊明矣

〔附〕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表曰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尙西或尙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

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註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註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案劉引禮記作四郊今作西郊蒙案鄭說辟雍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不同鄭注王

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
之制又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
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
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據周制言
也駁異義云大學卽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此
專以殷制言之下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
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
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鄭注
郊射爲射宮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

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狸首大學射
騶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郊射
之後更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
通或疑其兩岐者非王制正義又引劉氏以爲周
之小學爲辟雍在郊非鄭義

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

殷法也

禮記十一
王制正義

蒙案左氏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
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此傳故注王制亦云

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異義所傳公羊說者公羊隱十一年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桓四年諸侯時朝乎天子何休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暮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此公羊之義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

禮記十一
王制正義

蒙案王制正義曰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

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成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
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

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
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日
宗秋曰覲冬日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
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

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

受舍于朝朝通名

禮記十一
王制正義

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

毛詩大雅
韓奕正義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

聘之義從周禮說禮記十一王制正義引鄭無駁與許慎同○又穀梁隱九年集解

孔廣林曰春秋王使宰周公聘于魯經無貶詞知

周禮固成周制也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頰

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逆與後代異

法且存問頰省以諭志以除慝亦所以察四方邦

國侯度焉鄭君注閒問云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是

與許君同也

鄭駁異義云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言君有酒食欲

與羣臣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

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

毛詩鹿鳴正義

異義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諾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

二伯詛

彖案詛舊作且譌

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

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

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

時有盟詛之禮同左氏義

禮記五曲禮下正義云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

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云

鄭伯使卒出貶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
姬盟孔悝以貶

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

禮記五曲
禮下正義

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
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珠槃遂役之贊牛
耳桃茹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
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貶下人
君牲毛詩何人斯正義○案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引
鄭元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貶下人君耳與
此條末數語同知何人斯正義
所引周禮以下皆駁異義文

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貶

穀梁僖九年集解○
案此條集解不言是

駁異義以詩禮左傳正義所引鄭說定之

公子說曰帥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

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

之強者何兵之能造

周禮肆師疏引不標異義案其下稱謹案云云是異義文也據大司

馬疏引尚有左氏說此疏闕

蒙案書傳記言五兵者多矣周書五陣春牝陣弓

爲前行夏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

牡陣劍爲前行冬伏陣楯爲前行見通典司馬法曰

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

長見司注淮南子時則謂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

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鍬揚雄太元經元數
曰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楯土爲弓矢公羊
說曰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
鄭司農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車
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
矛而有弓矢禮記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五戎謂
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國語齊語定三葦隱五刃
韋昭曰三葦甲冑楯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
三葦甲盾鼓非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曰
陳五兵五鼓范甯集解曰五兵矛戟鉞楯弓矢楊

士勦疏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
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禮
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
抱朴子辟五兵爲刀弓矢劍弩戟衛宏漢舊儀五
兵弓弩刀劍甲鎧攷周禮有五兵五盾殺梁傳有
五兵五鼓則五兵數楯與鼓非也公羊說誤

又案許引三朝記今在大戴記用兵篇強作貪與
許君本異

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字之誤
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于廟云於周

司馬職曰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

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周禮大司

馬疏○又禮記曲禮上正義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

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禮記五十一坊記正義

孔廣林曰鄭君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

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注

論語千乘之國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與異義同

然此亦大畧耳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

乘公過有不及焉者矣公侯伯子男及大都小都
應各有差故春秋傳云魯賦八百乘邾賦七百乘
蒙案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云十井爲乘公侯封
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
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

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

案公羊疏引此條在古尙

書說後今依許書之例移前

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

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
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

公羊隱元年疏
○案王與大夫

當有是歲
大風四字

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

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

二而冠

通典五十六嘉禮注○
又通鑑外紀卷二節引

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案史記天官書言歲星以攝

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

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

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執徐歲歲陰

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大

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

案胃

昂二字晨出曰躡踵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疑衍

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叶洽歲歲陰在未星
居申以六月與觜鰲參晨出曰長列涪灘歲歲陰在
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作鄂
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
爲長王爲字疑衍闡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
翼軫晨出曰天睢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
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
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赤奮若歲歲
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所
謂十二年而一周於天也左傳襄公九年晉侯與

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
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
六年爲閹茂歲歲陰在戌而歲星所居左傳所言
與史記恆差二舍則是年星居未至襄九年作鄂
歲歲陰在酉歲星居申周十二舍故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可以冠矣蓋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
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
禮義立君者民之表也位愈尊者責愈重內而宗
廟社稷外而朝覲會盟非可采衣總角以從事也

十二而冠不亦宜乎芄蘭之刺衛朔也曰童子佩
觿童子佩鞶觿成人既冠者之佩也非刺其以
幼冲而爲成人之佩刺其佩則成人而心則依然
童子也衛宣在位僅十九年其娶齊女而生子也
當在既立二三年之後而朔尙有兄則其嗣位之
初僅十五六以下耳

五經異義曰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勝
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

通鑑外
紀卷三

蒙案通典五十六嘉禮注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
文尙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

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
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
未反成王冠弁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
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異義云武王崩後管
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
金滕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
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案此段
宋書禮

志用
之

又蒙案禮記冠義正義曰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
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

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而冠也喪服
小記大夫冠則不爲殤是大夫有十九以下而冠
者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五經異義曰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
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

五禮新
儀十二

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
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
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
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

鄭駁異義云昏暮之禮枕席相連

毛詩葛履正義

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

案許氏說文稱易孟氏此當是孟易說

卽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

禽獸行乃當絕

通典六十嘉禮五

〔蒙案〕公羊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

春秋傳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深沒其文直于薨也書孟子卒而已白虎通義嫁娶篇曰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旣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何氏義與白虎通同則白虎通亦公羊說也異義所舉公羊說當更有亂人倫同禽獸之語故謹案辨之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許从左氏說也通

典所引異義不具鄭注坊記云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是鄭亦從公羊說其于異義當駁鄭又注易同人于宗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不解爲同姓相聚與許君異義

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

案七字惟曲禮正義有

春秋公羊說自天

子至庶人

案庶人下當有娶字見毛詩正義

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

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

禮記五十哀公問正義又曲禮下正義引首多

禮戴說天子親迎七字左氏說下云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又左傳桓八年正義毛詩大明正義並引異義

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禮記哀公問正義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穀梁桓八年集解毛詩大明正義引同惟無祭公以下二十一字哀公問曰下多寡人願有言然六字○又哀公問正義引畧○又曲禮下正義通典禮十八通典又引春秋左氏說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下有公子暈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二十字

蒙案禮記哀公問正義曰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說爲長鄭駁未定春秋左氏傳桓八年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

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元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二三其說自無定矣壽祺案公羊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襄十五年劉夏迎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何氏不以爲天子必親迎與異義公羊說異

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

禮記昏義正義引下云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闕異

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
毛詩通典禮十梅正義引末句作所以重繼嗣也當从之又
九節引

莊葆琛曰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爲
殤況已適人乎儀禮總麻三月條有婦爲夫之姑
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
又見士昏禮亦無可考

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
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案當說人君

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
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

邑考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

毛詩標有梅正義

蒙案爾謹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與異義所引文合是大戴禮亦有文王世子一篇也

孔廣林曰詩迨其吉兮箋云謂年二十周禮媒氏注云二三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是鄭君從許君說蒙案通典引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尙書大傳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白虎通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

陽舒陰促男二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又曰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

案今穀梁傳無此文蓋穀

梁說也

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

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
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
佚也說文第九包象人褻姪已在中象子未成形
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
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褻姪於巳巳爲子也十月而
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
申也穀梁文十二年集解引譙周曰國不可久無
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
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
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

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滕周禮媒氏
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
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
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
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
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
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
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
禮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
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

案以上皆譙周語蓋五
經然否論之文○案白

虎通前說與禮大戴合
譙周說與許君謹案合周禮媒氏疏引王肅曰周

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
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
所謂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
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
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血化是
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
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
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
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

案王肅曰至此蓋聖謬論文

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尙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

案此盧植禮記解詁語

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

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

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

案以上皆馬昭申鄭

張融從鄭及諸家說

賈公彥曰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范甯穀梁集解曰禮爲夫之姊妹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子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王肅

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
可以嫁三十二言其極耳

案此蓋具王
肅聖證論中

王鄭之

說義並未明今案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
萬民之判卽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
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
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
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蒙案盧植馬昭范甯杜佑皆引喪服爲夫之姊之
長殤王肅所據服經亦卽指此蓋皆本許氏異義
昏義疏引異義譌作夫爲婦之長殤經無此文義

又大乘其誤審矣異義云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者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乎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

通典九十九

八凶禮二十

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婦妹愆期遲歸有時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穀梁隱七年集解

蒙案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
姪媵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媵者何弟也諸侯壹聘
九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
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
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
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
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云云或
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
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者色故一娶而已人

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者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

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君台詩江有汜箋云江
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是亦謂十
五以上與嫡同往

五經異義疏證卷中終

仙遊弟子王捷南校錄